

采桔夕阳下

□ 赵春华

真的很快,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而崇明的道路又宽又干净,更重要的是车辆少,可以放心地驰骋!临近西沙湿地的农庄到了!

一大片的桔园,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桔园,一棵棵桔树上缀满了桔子,几乎每一根枝条上都挂了七八只黄澄澄的桔子,而此刻正夕阳西沉,红彤彤的挂在绿意葱茏的桔树之上,仿佛是一枚硕大无比的金桔,长在了整个桔园上,令人欣喜得心悸。主人说:你们到了这里,不用客气,尽管摘了吃。我们哪有功夫腾出手来啊,一个个在拍夕阳拍星星般密集的桔子拍大树枝桠上的硕大的鸟窝,还有那桔树畔种的一畦畦碧绿生青的白菜生菜菠菜,清清的小河里鱼儿嬉戏的涟漪……夜色扑面而来,西天彩云幻化了一座座峰峦,有人惊呼:看呀,云峰边露出月牙儿了!我努力辨认,好久才看到一弯如钩,若隐若现,淡淡的金黄,贴在蓝天之上。这时,我看四只飞鸟迎月而翔,翩翩而舞,构建了一幅静动相融的美丽景致,我用手机将这宁静中的夕照飞鸟新月图一并加以定格,心中满满的愉悦。

归途中,经过一池塘,只听得几声嘎嘎传来,循声望去,朦胧中十几只鹅儿排了队,踏上了它们的归途,无人吆喝,无人驱赶,好有灵性呀!

童心树

□ 戴达

姿势: 4 + 1

小马
站着吃马妈妈的奶。
小牛
蹲着吃牛妈妈的奶。
小猪
趴着吃猪妈妈的奶。
小羊
跪着吃羊妈妈的奶。
我
粘在妈妈怀里吃奶。

问

猫脸花丢了猫儿脸
就不是猫脸花了。
虎尾草丢了虎尾巴
就不是虎尾草了。
眼镜蛇丢了眼镜就不是眼镜蛇了。
蜈蚣丢了九十九只脚
就不是蜈蚣了。
小蜗牛丢了小房子
就不是小蜗牛了。
咱人丢了什么,就不是人了呢?

莆田梅花

□ 曾元沧

梅花知时节,燃情不畏寒。似解凡间事,携故入夜阑。那天晚上,一个长梦使得我睡不安枕。梦中的主角,是被后代粉丝称为“梅花传奇”的宋代诗人刘克庄和曾经彼此推心置腹的莆田文友林金松。次日我就给金松的女儿黄鹂打去电话。“昨天夜里我也梦见了爸爸,奇怪。”她不无惊诧地问,“他都对你说些什么?”“你老爸说,家中突遇意外,他含辛茹苦写就的《刘克庄传》书稿化为了灰烬……”通话在各据一半的愁怅中自然终止。

撰写《刘克庄传》是金松兄离开报社专刊部主任岗位、居家养病期间决心做的一桩事。2012年春节我前去探望,金松对我讲,刘克庄很了不起,是我们莆田历史上最为耀眼的一株梅花。他的双眸专注而有定力,我即时觉得,那分明是他当年上山下乡开山劈石时注视炮眼动静的目光。他随口低吟了刘克庄《落梅》中的两句诗:“飘如迁客来过岭,坠似骚人去赴湘。”金松告诉我,自从看了我散文《落梅犹记刘克庄》后,便着手收集刘克庄的资料。总体构架坐实于胸,已经写好了50000字。我暗自忖度,其钟情刘克庄是否有惺惺惜惺惺的意味?八九不离十吧。望着他病怏怏的模样,劝他多多珍重的同时,我默默地祝福他心想事成。

他的认知与我不谋而合,盛年的刘克庄,其精神始终与傲霜斗雪的梅花为伍,的确是莆田历史上“最为耀

眼的一株梅花”。在宋代著名诗人中,根植莆仙一带的,不完全计数就有七位,按出生年份排序,他们是蔡襄、方惟深、黄公度、陈均、王迈、刘克庄、陈文龙。身为“江湖派”诗人的刘克庄原先身份卑微,后来官至工部尚书(相当于今之建设部长)。如果他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做他的官,独福独乐,何愁食不肥甘、衣不轻暖,完全可以过人上人的好日子。然而,他没有这样。他不惧邪恶,敢于寄寓梅花抒发心声。其《落梅》一诗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无数“迁客”“骚人”颠沛流离的不幸,为当时深受抑塞的广大文士鸣不平,被心怀叵测的谏官指控为“讪谤当国”而获罪遭贬,坐废乡野长达10年之久——这就是历史上轰动朝野的“落梅诗案”。因负案在身,虽再度出仕,多数时间被贬斥。刘克庄依旧执著修为,风檐展书,古道照颜,坚守远离浊流的可贵本真,爱国之心似放翁,高洁之志似稼轩,其人其品惟有梅花堪比。

告辞出门,我心中还在默默地为金松祝福。一路上往事萦绕,恍若眼前。那是2003年腊月的一个大

阿根廷湖畔的卡拉法特小镇

□ 田永昌

阿根廷湖是阿根廷最大的湖,也是南美大陆最大的湖,卡拉法特小镇就座落在湖畔。小镇虽小,只有一万人口,但很有意思,现任女总统的故居就在不远处。据导游介绍,女总统常回来居住,只要看见附近机场上停着她的专机,就知道她回来了。我们在小镇上住了一夜,第二天驱车去大冰川的路上,经过女总统的家,只看见了保安人员住的房子和高大的树木从中一片红房子,导游说那红色房子就是总统住的官邸。一个国家领导人这么眷恋她的故乡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一个人无论多有钱,忘记了他养他的母亲,这人我不钦佩,起码感觉他心残。一个人无论地位再显赫,忘记矗立在泥土上的故乡,我觉得太不应该。从这点上说,我从心里对阿根廷总统充满深深敬意。

因为去大冰川前在小镇上住了一夜,第二天看完大冰川后又回到镇上用餐,然后去依湖而建的机场,乘航班回布宜诺斯艾利斯,所以就有充足时间领略小镇风情。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小镇风情,玲珑,多姿,舒适。这里看不见一幢高楼,基本上是二三层的小楼,这些小楼的外观都被各种颜色涂抹,五颜六色很漂亮。商业街只有一条,很风情也很浪漫。很多饭馆门口都有雕塑,最有意思的雕塑是,

有家小饭馆门前托着盘子招呼客人的老人雕塑,旁边还有个座位,你可以坐下去依偎着老人拍照。小吃店,小百货店,小古玩店,小土特产店,一家挨一家,但都经过精心装饰设计,各自显示着商店经营风格和特色。在一处不大的广场上,还有几对男女在跳探戈舞,那热辣舞姿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。整个小镇规划有序合理,建筑树木色彩搭配恰当互补,既安静又不失热闹。我还特别注意到这儿的另一道风景,这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大都是青年男女,男孩帅气,女孩漂亮。一个地方帅哥美女多了会特别亮丽特别青春特别养眼。这般帅哥美女,在我们国家大都在大城市的酒吧,歌厅混了。小地方看老头老太胖嫂有,但帅哥美女就难得一见了,都想凭脸蛋身材在大城市吃点青春饭呢。毕竟青春不了多少年,这也理所当然。但阿根廷的帅哥美女为何愿呆在小地方呢。看得出来,他们都很敬业,凡是有客人进店,不管买与不买,总是笑脸相迎,热情服务。这种服务比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要好。让你感到很舒服很有宾至如归之感,当然也很情愿花钱消费。我曾在导游陪同下与一位美女服务员交谈过,她说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,从小就在这里长大,习惯这儿馆门口都有雕塑,最有意思的雕塑是,

喜欢她的家乡,非常开心。她要把服务工作做得让游客满意,让更多的游客喜欢她的家乡。她还反问我,听说中国男女孩子都喜欢向大城市跑?乡村都是老头老太和小孩了,其实,还是家乡没建设好,缺少吸引力。如果家乡各方面不比大城市差,谁还愿向大城市跑?听到这里,我倒对这位异国女孩子刮目相看。众手浇开幸福花,大城市的昨天也曾是穷乡僻壤,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用双手建设起来的。推进城市化建设,并不就是让农民工向大城市跑,把妻儿老小留在家乡,然后再掀起春运大潮,千辛万苦回家团聚几天。我爱这个小镇,更钦佩小镇上竟业业工作的年轻人。一个人应该懂得,外边再好再辉煌,毕竟那是人家的。只有用自己双手垒起的大厦,推窗才是旭日东升。从这点上说,我对小镇和所有为小镇的繁荣和兴旺做出贡献的人们充满敬意。

我们住在小镇最高处的一家宾馆里,窗外,莫雷诺大冰川崩塌后冲下的大冰块在夜色里闪着蓝光,你拥我挤着漂流在阿根廷湖上发出阵阵涛声。走到屋外,蓝蓝的夜空中,大大小小星星欢腾乱跳着似乎就要落下地面。实在是太美了。但更美更让我难忘的还是卡拉法特小镇和小镇上的人。



初冬

邵新福 / 摄

冷天,我如约来到莆田城区西门巷乌石山清风岭上他的祖宅,与其结伴同游梅峰寺。

紧随金松的矫健步履,不一会儿我们就抵达坐落于胜利路的梅峰寺。从寺庙侧畔登上山顶,在距离大悲殿约三十米处,便有一股梅花的芳香扑鼻而来。穿过一扇小门,但见白梅红梅连成了一片花海,随风浮动,俨然得到了禅意的浸染。我们拾级而上来到殿后的走马回廊,极目远眺,莆田市区、南北洋平原、兴化湾尽收眼底,心旷神怡自不待言。

金松难掩悦色,托出一喜:“梅峰寺已经被国务院选定为全国重点寺庙。”接着就“梅峰晨钟”被列入莆田二十四景之一,绘声绘色讲述了一则民间故事:钟挂上之后,老和尚就揣囊外出化缘,临行前叮嘱小和尚,一天后才能试钟。不想小和尚性急,过了半天就敲响了钟,老和尚只好驻足收步半路折回。老和尚闻钟之地便是现在的“钟前村”,离梅峰寺只有二十五公里。要是小和尚听话,这口钟就能传声百里。行为见性,修道深浅就是不一样

啊!……少顷话锋一转,金松联系自己说道:“多年来,公众媒体职业锻炼了我,养成了为大局敢担道义责任的自觉,对报社交办的事,从来没有怠慢过,谈不上什么奉献,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呗。”身在外还不忘本职,让我为之顿生敬意。

是时他的神情,似乎比看到他

老宅那棵三四百年的龙眼树被正式挂

上保护名木的牌子还高兴——遗憾的

是,那块牌子只在他的梦中闪现,直

至有一年祖宅被夷为平地、古树被没

商量地挪往别处也没有挂上。受伤害的

不仅仅是古树名木,还有那呼叫无助、欲哭无泪颤巍巍的老母亲,更有

“莆田九牧林”(包括林默即妈祖在

内)嫡系宗族清风岭祖坟“轮年领祭”者、一介文人没处搁放的自尊心。他

宁愿让心碎成梅花残瓣,也不向无视

历史遗存的蛮狠之辈妥协。梅峰寺一

游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,就是争奇斗艳的梅花,还有金松硬气若梅的秉性……

竖看历史,就说刘克庄生活的宋代至今吧,大小不等的悲情故事时有上演,可谓“涛声依旧”。静心沉思,

也不足为怪,这是人性的消极面始终蛰伏于社会上下,伺机冒头来,起了左右时局效应的结果。故此,治理地方乃至国家,一直掣肘于人性道德,不是容易的事。刘克庄安眠于江苏昆山亭林之隅,他若泉下有灵,不知会对如今自己的家乡莆田说些甚?是否会再来一首梅花?发达时人善于一分为二,开口多强调看主流基本面,对诗人刘克庄,这个要求可能有点高了。他落难后针对南宋“国脉微如缕”的情状,不辞晨昏创作的一百三十多首咏梅诗词,暗血洒梅枝,丹诚映日月,印证了他用灵魂汲取了实事求是的义理,也揭示了他不平则鸣的坚毅磊落襟怀。

梅峰寺的建造比刘克庄诞生早了百余年,想象中他登临过,不然其笔下梅花与那里的梅花怎么都那样风姿秀逸富有禅意。如今,山岗上的梅花芬芳依旧。而与梅骨梅心相通的,是莆田源远流长的文脉。在一年又一年仍被敲响的古寺晨钟的余音中,我高兴获悉,金松兄生前来不及写完的《刘克庄传》将由女儿黄鹂接笔续墨。多给她一些时间,这份期待也就多了一些兼具人文和艺术质感的韵味。

“落梅诗案”是上苍留给莆田大地生生不息的狷介文人的一份惦记。莆田梅花绽放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地上,摇曳在迎送春秋的风中。谁说刘克庄已然远去?他白髯飘飘,目光炯炯,正含笑于四野梅丛。